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三

餘杭陳其慄點輯

臨安徐勃閱訂

四夷

四夷考序

鄭曉

四夷何以首安南也。我郡縣也。次兀良哈。何我武衛也。哈密女直非歟。羈縻之虜非我官長也。兀良哈之有三衛以靖難歟。非也大寧之北有

三衛也。蓋自洪武始也。其南據大寧也。乃自永樂始也。將復交趾而收大寧乎。都統之議。夷且嗤我。革蘭台以駸駸乎我貳矣。棄哈密而撫女直乎。哈密罷我河西。女直扞我遼東也。土番入哈密而嘉峪不驚。胡虜通女直而山海弗靖矣。朝鮮何以次兀良哈也。知禮教也。大國也。琉球小夷。何以次朝鮮也。學于中國也。何以終韃靼也。非勅寇乎。我勝國也。盛衰之運。中國有安危。

焉。以故別考而存之。戰守之略。可幾而得矣。高皇何以有海外之使也。更始也。成祖西洋之艱。不已勞乎。鄭和之泛海。與胡濙之頒書也。國有大疑焉。爾羗三王。胡四王。我厯厯焉。西番五王。世優之何也。不能爲我深創也。苟因俗而治之。得相安焉。可矣。西域何以不得浮南海也。王公設險。假樹渠焉。如之何。使其縱橫出入。幾徧宇內也。海島之夷。勤我封使。往來之禮。歟。夷

不言往來往來言諸侯也。四夷來王，八蠻通道，未聞有報使焉。然則領封可乎？奚爲而不可也？陪臣請命于京師，王人致命于海上，非往來乎？嗚呼！均覆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昔也外夷入中華，今也華人入外夷也。喜寧田小兒，宋素卿莫登瀛，皆我華人。雲中閩浙憂未艾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彼其忍於捐

墳墓，父母妻子鄉井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嗚呼！德惟善政，政在養民。盍亦反其本矣。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烏可得哉。

安南論

田汝成

自古治安南者。莫善於周。莫烈於漢。莫弱於宋。莫鄙於元。何者。成周之隆。政教洋溢。九夷八蠻之長。莫不稽首奉琛。著在王會。而越裳氏以白雉來獻。周公爲之謝。而遣之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物。旨哉言乎。足以辨華夷而昭義利。恢恢乎王道之大體也。不亦善乎。漢武帝承嬴秦之畧。侈五葉之豐。騁其雄心。開拓炎徼。使五嶺

以南重溟以北鼻飲儋耳之域三五不能臣妾者而爲之宰割疆界張設官吏與內郡比隆斯亦振古無前之績也可不謂烈乎交州當五代之亂負險跋扈規爲龜茲兩漢經畧之跡蕩然湮泯宋興有西北之警不遑南顧以致易位者三姓而不能問也又復因其來貢而卽以封之躋以崇階錫以寵命長其熾侮時時人寇邕欽殺掠民吏而不能報也可不謂弱乎元世祖以

漠北之豪耽縱屠戮鳩數十萬兵統以愛子躡蹂海隅三駕而不服不過難之以入朝要之以珍玩而所遣長吏往往以章賂賣法賈怨外夷是狄虜之故晉也可不謂鄙乎我朝應運開天再開寰宇陳氏首先納款高皇帝嘉之假以王號使之因俗而治作屏南隅不伐之言垂之祖訓柔遠能邇一周公之懿也文皇帝當陳氏之微黎氏之叛怵惕水火一戰而有之

誅其君而弔其民。龍編鳶壤。再覲官儀。赫乎漢武之烈也。雖噢咻稍踈。約束大驟。爲夷醜所弗堪。而董以學校。風以詩書。規模亦宏遠矣。迨乎季犛稱逆。袁克鞠頑。士民淪溺者。不可勝計。章皇帝不忍黔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百年以來。塞徼寧謐。無斥埃之警。不可謂無大造於南土也。惜乎當其時。無有倡棄絕之義。以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受其貢獻。爲稍靡爾。頃

者黎氏失國。而莫氏代之。其釁未之詳也。在黎氏必淫悖敗度。故衆叛親離。在莫氏必陰施市恩。故能潛移默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忽然易姓。而更無倡義於其間者哉。桓叔之入晉也。晉人啓之也。於是乎有椒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於是乎有采芑之歌。莫氏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其得民深矣。其自衛固矣。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因而與之。又

非。天。王。正。名。定。分。之。心。故。不。若。先。之。以。責。讓。之。
詞。詰。其。篡。殺。之。由。曉。以。君。臣。之。義。以。觀。其。臣。民。
向。背。之。機。而。徐。爲。之。所。如。其。冥。然。矯。虔。不。可。論。
曉。也。爲。之。申。固。關。隘。卻。擯。貢。獻。絕。不。爲。臣。則。莫。
氏。者。必。皇。皇。然。曰。天。朝。之。棄。我。如。是。我。何。以。取。
重。於。臣。民。也。其。臣。民。亦。將。曰。莫。氏。爲。天。朝。所。不。
赦。而。吾。父。子。兄。弟。皆。亂。賊。之。黨。也。庶。或。有。倡。義。
而。圖。之。者。卽。不。有。以。圖。之。則。吾。中。國。禮。義。綱。常。
固。凜。然。觀。示。於。外。域。也。吾。故。曰。征。之。不。若。棄。絕。
之。爲。得。策。也。

蠻夷

田汝成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氏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爲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十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慎伎猜禍。絕禮讓而

昧彞倫。惟利所在。不顧廉耻。喜則人怒。則獸。睚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斷助之。卽抗到不悔。諺云。苗家讐。九世休。言其不可遽解也。其人懸結趾躡。陟巖穴。躡荆棘。捷如麋麇。斑衣左袵。或無衿。襜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插雞尾于顛。負蘭抱弩。遇便輒鹵掠。豨突箐中。不可疏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

雜海肥銅鈴藥珠。結纓絡爲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淆淫不禁。仲春刻木爲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箕踞。未婚男女。吹蘆笙以和歌。淫詞謔浪。謂之跳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妍媸爲聘。貲羸縮。貧而逋者。逋歲索之。卽髮種種。長子孫不貸也。飲食惡草。好以蕎灰和秫粥。釀爲臭瀋。以魚肉雜物投之。曰醋。蛆蚋叢嘍。以爲珍具。矜富羨者。則曰蓄醋桶幾世矣。歲時召親戚。搗銅

鼓鬪牛於埜。刳其負者。祭而食之。大鬻若掌。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書。刊寸木。判以爲信。爭訟不入官府。卽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之公正善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爲一籌。多至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負於某。其人服。則收之。又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於某。其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寡。以報所爲。講

者曰。某事某事。其人不服。所爲講者曰。然則已。不然。則又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若所收多而大。度其人不能償者。則勸所爲講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其餘者。責負者償之。以牛馬爲算。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算亦如之。言語侏儻甚者。重譯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踰於親串。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茫。稱人曰反。自稱

亦曰反。猶晉之言咱。吳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馬記子午。言日亦如之。歲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曰開年。占卜以雞骨推之。視其壘。以斷凶吉。或折茅爲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已。不愈則曰鬼所嫉也。棄之不顧。謂其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之俗。婚姻畧同。而喪祭異。善爲壘。毒壘無形。而毒有物中之。皆能殺人。或言壘有神。熠燿若月。以昏暮流人家爲祟。以

其日作壘。浹辰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壘。解而哇之。否則神將蔓殃于其室。其在金筑者。有克孟牯羊二種。擇懸厓。鑿竅而居。不設茵第。構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輓犂。以錢鑄發土。耨而不耘。男女躡笙而偶。免乳而歸。其聘財。親死不哭。笑舞浩唱。謂之闌屍。明年聞杜鵑聲。則北屋號泣。曰鳥猶歲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爲九名九姓苗。徂詐而饗。誠以

元日爲把忌。敷門不出。二七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烏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爲忌。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爲紫姜苗。嗜殺尤甚。得讐人。卽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葬。曰喪有主矣。在白納。爲賣爺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拽而鬻之。在葛彰。葛商。爲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橫掩及胛。在牂牁之間。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爲市。夜卧。必圍爐厝火。不施衾枕。燕會擊

長腰鼓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親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天苗。緝木葉以爲上服。女子甫十歲。卽構竹樓。坐外處之。以號淫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畧也。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賤之給。故其民情。縵土無疆。果蓏蟲蟻。食物常足。故皆啾窳偷生。而亡積聚。不通文

字絕先王禮義之教。故枝柱淫佚。與鳥獸同歸。亦可憫也。羅羅本盧鹿。而訛爲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谷馬場。漕溪者爲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爲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畧同。而黑者爲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卽今宣慰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西。若自杞夜郎牂牁。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

名。皆羅羅之種也。羅羅之俗。愚而戀主。卽虐之。赤族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之。不以爲讐。故自火濟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勒四十八部。部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長身。黑面白齒。推結跣躡。荷氊戴笠而行。腰束葦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箠。富者以金釧約臂。悍而喜鬪。修習攻擊。雄上氣力。寬則以漁獵山伐爲業。急則屠戮相尋。故其兵常爲諸苗冠。諺云。水西羅鬼斷

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也。亦有文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盃。匕一枚。抄飯哺許。搏之若丸。以匕躍口。食已。必滌臙刷齒。以爲潔。作酒盞而不縮。以蘆管啐飲之。男子薙髭而留髻。婦人束髮。纏以青帶。丞報旁淫。覩不惡也。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同帷第。潛合如奔狼。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

之俗。畧同。而飲食惡草。盛無盃盤。爨以三足釜。灼毛鬚血。無論鼠雀。蝼蝻。蠕動之物。攫而燔之。攢食若彘。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爲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娶之。以爲美也。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普定者。爲阿和。俗同白羅。以販茶爲業。

狃狃。一曰狃獠。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觸之。則麻沸而起。得人片肉卮酒。

卽損軀與之蹈奔湯火以布一幅橫圍腰間。傍無襪積謂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爲花狔狔。紅布者爲紅狔狔。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之涯穴間。高者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圭。羅樹其側。號曰家親殿。在平伐者爲打牙狔狔。慄悍尤甚。善歛百物之毒。以染箭刃。當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持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以贈永訣。

也。在新添者爲剪頭狔狔。男女蓄髮寸許。人死則積薪焚之。又有猪屎狔狔者。喜不潔。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盥。得獸卽咋食如狼。狔狔其俗與狔狔畧同。掘地爲爐。厝火環臥。不施被席。以牛衣籍之。死則男女羣冢。俛尸而瘞之。云爲死者避壓也。

狔狔一曰楊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徃徃有之。生理苟且。荆壁四立。

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笥。柳以漁獵爲業。元宵端午。架鞦韆羣戲。遂以淫奔把忌。以三月之朔。父母死。則焚其衣服。瘞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狎家。椎鬣躡屨。不通文字。好爲樓居。飲食匙而不茨。衣裳青色。婦人以青帛蒙髮。若冒絮之狀。長裙細績。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一方。若

綬。仍以青衣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鰕。而禁禽獸之肉。葬以傘蓋。墓期年。發而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爲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爲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卽講張言諸葛武侯所藏者。富家爭購。卽百牛不恡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往。往蠶食宋蔡。俘其人民。放之南徼。遂流爲夷。二

氏風俗畧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襖。將嫁。男家遣人往迎。女家則率親戚。簞楚迎者。謂之奪親。既歸。且則進盥於姑舅。夕則燂湯請洗。三日而罷。喪葬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鬣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遶尸而歌。謂之唱齋。

龍家。蓋徙笮駝氏之裔。訛爲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者。獨蕃恣睢。懷讓難與約束。好依深林薦莽之間。徂伺圍奪。急則鼠竄。貪而善讐。常以盃羹爲人犇命。責逋負。秒忽不能第忍。近溪者。善入尾灑。搗魚鼈。猾若蠅獺。尾灑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班衣。以五色藥珠爲飾。貧者以薏苡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仔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

贖之方通媒約。醜者終身無所取售。人死以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曰也。昇之幽巖。秘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龍家與仲家同俗。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緇布作冠。若馬鐙。加髻以笄束之。在寧谷西堡之間者。多張劉趙四姓。一曰大頭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尖笠覆之。一曰狗耳龍家。婦人辮髮螺結上指。若狗耳之

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康佐同。

冉家。邛笮冉氏之裔。今酉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曰冉家蠻。詬之曰南客子。其族散處於沿河佑溪婺川之間。跋扈不讓。尚武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啗之。地有砂坑。深者十五六里。昏黑不辯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燈而入。鑿崖石而採之。白石若礬。謂之砂床。其良者若芙蓉。箭簇簌簌迸落。如榴房之解也。碎者末以燒汞爲

朱謂之心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往
往得敗船朽木。莫測所自。砂汞有毒氣。能殺人。
採砂汞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者壽。又言
術士能凝汞成銀。鍊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
皆幻妄。迺今採者。纍纍橫死無算也。仙壽之說。
安所徵哉。

棘人。漢爲捷爲郡。唐爲于矢部。蓋南詔之東鄙
也。古者有罪。流之西方。曰棘。言使偪寄于夷也。

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香咒。祈禱輒驗。多
有削髮爲僧者。號曰提奢。稍淳而易治。聲音風
俗。與南詔畧同。謂其酋長曰法頭目。曰陶猛。謂
虎曰金羅波。

尚人。一曰尚蠻。散處於狎狗舞溪之界。在辰沅
者尤多。言語侏儻。尚讐而喜殺。惰于耕作。男子
科頭徒跣。或跋木履。以鏢弩自隨。暇則吹蘆笙
木葉。彈二絃琵琶。臂鷹逐犬。爲樂。婦人短裙長

袴後垂刺繡一方。若綬胸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爲錢。編次繞身爲飾。富羨者以金環綴耳。纍纍若貫珠也。溽暑男女羣浴于河。冬月以茅花爲絮。男女仔拋毬相譁。偶意者奔之。謂之偷香。飲食不食鹽醬。人死以尺帛裹頭爲服。爭訟不入官府。以其長論決之。號曰鄉公。

徭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連巴蜀。皆有之。椎結班衣。見時燒鐵石烙其跟蹠。

以油蠟心之。重趺若鞞。見始生。秤之以鐵。如其重。漬以毒水。及長。鍛而爲刀。終身用之。試刀以斬牛。仰刀牛項。以肩負刀。一負而誅者。良刀也。婦人黥面。爲花卉蜻蛉蝴蝶之狀。蹋歌而偶。奔者入崑崙。挿柳辟人。嫁則荷傘。懸草履一兩。從入夫家。示行色也。採竹木爲屋。綢繆而不斷。繩樞。篳竇覆以菁茅。樹畜粟豆羊牛。雜以爲餉。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爨草具。毛血淋漓。雖

富者亦惟多釀酒。時時沉酣爲樂耳。不知世有珍羞之和。黼黻之華也。山田瘠墉。十歲五饑。急則隳突漢界。持短鎗。控大弩。毒矢攻剽墟落。踉蹌篁薄中。飄忽往來。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而前。執鎗去前。却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便投弩。挾刀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板。滑石。膽礬。茴香。草果。檳榔。諸藥物。時時竊出。市博魚鹽。又多散地。肥而多稼。四方亡命。若避

徭賦者。此焉逋藪。淆雜夷中。爲之通行。囊橐鄉導。分受鹵獲。結黨旣夥。則公墮城堡。劫官寺。故廣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三年大征。然亦厯矣。史氏槃瓠之說。雖恍幻難稽。然徭人皆槃姓者。或訛而爲槃云。徭獠雖異族。而信鬼畏誓。大畧相同。在唐虞謂之要服。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秦時與板楯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二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宋時范成大

帥廣西時。令諸獠團長納狀云。某等既克山職。今當鈐束家丁。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猪。舉家絕滅。不得對好。翻非。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也。自是帥事二年。諸獠無及省界者。獠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獠雜處。風俗畧同。而

生理一切陋簡。冬編鵝毛。雜木葉爲衣。搏飲肉水而食。居室茅緝而不塗。衡板爲閣。上以棲止。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欄。善爲毒矢射人物。中者焦沸若炙。肌骨立盡。雖獠人亦重畏之。不敢忤視。又善爲蠱毒。五月五日。取百蟲于一器。令自啖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不死者。又爲飛蠱。一日挑生。一日金蠶。皆鬼屬。而毒人事之。可。以驟富。害人者。類于飲食內之。令人心腹絞痛。

面目青黃。吐水而脉沉。含黑短脹而皮脫。嚼之不腥。易以白礬。其甘若飴。治之以歸魂散。雄硃丸在胸鬲。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丹下之。聚而成村者爲峒。推其酋長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汰相高。婿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結草屋與居。謂之入寮。兩家各以鼓樂迎男女。至寮。盛兵爲備。小有言。則兵刃相接。成婚後。妻之媵婢。迂意。婿卽手殺之。自入寮。能多殺媵婢。則

妻黨畏之。否則謂之懦。半年而後歸夫。家人遠出而歸者。止於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籃。逐脫歸人。帖身衣貯之籃。以前導還家。言爲行人收。鬼歸也。親始死。被髮持餅甕。慟哭水濱。擲銅錢紙錢於水。汲歸浴屍。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爲不孝。

獠人。古稱天竺。咳首。焦僂。跛踵。穿胸。儋耳。狗軛。旁春。謂之八蠻。其支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鑿齒。

鼻飲花面。白衫赤視之屬。今嶺表左右及海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儋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各以其黨。沿習不一。好依深山。積木以居。名曰干欄。以射生爲活。雜食蟲豸。以鼠子未毳者。啖以崖密。嚼之跳躍。唧唧有聲。號曰密唧。以爲珍具。無板籍部勒。每村推其長有智者。役屬之。號曰郎火。少死子繼。餘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也。歲首則郎火以土盃十二貯水。隨辰位布而

禱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二月旱。餘俗大畧與徭獯同。而好殺尤甚。父子有隙。手刃者先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得一狗以謝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報讐相擊。必食其肉而卧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剗其面而籠之竹木。鼓噪而祭之。以徼福利。黎人。鳴蠻也。今爲瓊崖儋萬四州治。黎有生熟二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役。

稍同編氓。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母山。山之中。皆黎族盤據。聚而成村者曰峒。峒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文身椎結。挾刀控弩。婦人戴簞笠。爛衣有裙而無袴。春時笄女戲鞦韆。以誘散仔。携手蹋歌。名曰作劇。女伴互施針筆。涅兩臉爲蟲蛾花卉。名曰繡面。以色絲和吉貝。雜織爲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產水沉。龍涎。犀。象。翡翠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啖生牛肉。以表哀。瘞。

則昇視而行。前以雞子擲地。不破卽爲吉穴也。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嘉肴款曲。卽親申高會。不脫兵仗。三爵後。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謦欬爲忤。便握刃相戕。時時剽掠。省界爲害也。

蛋人。頻海而居。以舟爲宅。或編蓬水滸。謂之水

攔以魚鈎爲業。辨水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采水採珠螺。以繩引石。絕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刀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稍遲則氣絕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還。散處南海。其人深目。猴喙。以採藤捕蠟爲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亭云。

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

意焉。堪輿乍分。函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皇。賢聖遞作。獎掖以仁義。陶鎔以禮樂。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倫之重。其在四裔。魍魎之與游。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怪其俗之醜惡也。夫氣化人文。相依周轉。振古以還。要皆自北而南。自東而西者也。成周盛時。淮徐之區。擯爲戎敵。太伯端委以治吳。而終不革祝髮文身。

之。晉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於江淮之間。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閉於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之披拂。自北而南。自東而西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僂。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

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官。之。日。乎。

日本論

周弘祖

日本。古倭奴國。天御中主都筑紫。號大倭王。傳
三十三世。彥瀲尊第四子神武天皇。自筑紫入
都大和州強原宮。仍以倭爲號。迄漢桓靈。倭奴
作亂。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卑彌呼。年長不嫁。
以妖惑衆。乃共立爲王。在位數年。死。宗男嗣。國
人不服。更相誅殺。立卑彌呼宗女。國遂定。逮唐
咸淳初。賀平高麗。稍遂夏音。惡其名不善。乃更

號日本。蓋取近日始升之義。先時秦遣徐福將童男女數千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稱秦王國。號倭。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非日本正號。性徂詐狠貪。以疆域言之。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西南皆距海。東北隅隔以大山。廣袤四面各數千里。東北山外。歷毛八國。文身國。約七千餘里。南到侏儒國。約四千餘里。西循一支。正北望耽羅。渡百濟。到樂浪。約一萬二千

里。以州郡言之。所都有山城。太和。河內。和景。攝津。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故曰五畿。畿外所部。東海道。有伊賀。伊勢等。六十四州。共統一百一十六郡。南海道。有伊紀。談路。河波。讚耆。伊豫。土佐。六州。共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豐前。豐後。筑前。筑後。肥前。肥後。日向。大隅。薩摩。九州。共統九十。三郡。北陸道。有若狹。越前。加賀。能登。越中。越後。佐渡。七州。共統三十郡。山東道。有通江。美濃。驛

信濃。濃野。下野。陸奥。出羽。八州。共統一百三十
二郡。山陽道。有播摩。美作。備前。備中。備後。安藝。
周防。長門。八州。共統六十九郡。山陰道。有丹波。
丹波。但馬。因幡。伯耆。出雲。石見。穩伎。八州。共統
五十二郡。故曰七道。又有一伎島。對馬島。多禰
島。各統二郡。故曰三島。其屬國有五十餘。新羅。
百濟。莫非屬國。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恒通使
往來。洪武四年。國王良懷。遣僧祖朝貢。七年。復

來。以無表文却之。其貢僧人。發陝西四川各寺
居住。著爲訓。絕不與通。三十五年。復來。詔定爲
期。十年一貢。成祖嗣位。國王皆受冊封。或三
年。或五年。貢無定期。正德四年。南海道刺史。右
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遣使宋御卿貢。
正德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太內藝興。
強請勘合。遣使省佐貢。嘉靖二年。各道爭貢。國
王又值嗣立。幼冲不能制。太內藝興。遣使宋設。

謙道。細川高國遣使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寧波港。互相詆毀。宋設謙道等。讎殺宋素卿伴從。追至紹興地方騷動。嘉靖二十七年。起益肆猖獗。閩廣浙直。遍受其禍。迄今未寧。○倭人在東海之中。新羅國之東南。本名倭。後自醜其類。改日本云。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其國東西五月。西南三月。行竝無城郭。聯木柵居之。風土與新羅百濟類。自山東文登縣成

山衛絕海。入匏蘆河。以入新羅。歷大鎮七。真現三。遂抵百濟之熊津。及嘉林。任存二城。此城猶百濟水陸之衝。通此二城。則日本之右臂斷矣。夫新羅百濟日本。國於東南。民物豐阜。金銀美積。好閩廣糖菓。青衣麻葛。絲羅段絹。川廣藥材。銅鍋鼎鈔。又酷慕鬼神。每招約朝鮮。嘗以六月間。登萊州定海縣之落迦山。賽祭觀音。以邀冥福。若臧邊海。條禁以遂商賈。貿遷仍寬。分利以

致其來平價。值以息其爭。悖誠信以固其意。則利盡東海。墩堡無煙。歲抽其稅。不可勝言。上可以益國家之賦。下可以寬東海之征。沿邊征倭官兵。永以坐嘯矣。行之數年。海民慣熟。因類汲引。可達福餘。福餘東北番衛也。與朶顏大寧建州四衛互相表裏。爲遼東薊門之警。陸路遠未可通。惟自成山徑抵新羅。轉達穢貊。沃阻福餘。可以規制。朶顏收復大寧。以爲京師陵。

寢盤石之固。未可視爲末務。而不講也。唐置勃海高麗之使。遼有大寧。通吳之軍。已先爲之矣。東胡弓馬偏長。而不敢行舟。南方便舟如使馬。而疾於步。鬪異日有事。大寧薊門。遼左疲其東西南方。舟師直搗福餘。所謂迅雷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者。況取利於市。舶民力不費。資勢于新羅。百濟。兵卒精強。何所拘泥。而不早圖耶。

倭志

王世貞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爲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六七道。統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戶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沒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絕不復來貢。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

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上卽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其卒。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於是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犬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

遼東。爲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噍類。自是斂跡。不敢大爲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恒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爲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右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內藝興遣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躡諸郡縣。殺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

百戶等官。遇之皆死。後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肯聽徐徐解。自是有輕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爲船主往來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浙間奸商猾民。覩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責。匿去。莫與酬。船人怒。則輒有所殺害。而他船不爲商者。又行剽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

浙巡撫。開軍門。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統。素潔廉。然銳果壯往。則日夜練兵甲。嚴糾察。數尋。舶盜淵藪。破誅之。而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仕宦貴臣相。响統不休。竟以擅殺逮統。及置二司。用事者於理。統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船主土豪益自喜。爲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始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

用家嚴爲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
府草創財用殫屈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委良
將申約束婁謀其巢穴覆之斬獲以千計於是
移舟而南犯吳松郡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
民愈怯弱賊至則咸懷散不支捆載而去所被
攻剽郡邑爭以檄書上聞巡撫操江憲臣相
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鉞天子數憂
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

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
皆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反客主勞逸而
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
比比蠅起而舶主推王直爲最雄徐海次之又
有毛海峰彭老生不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
部尚書也朝計調二廣狼土兵討之而經舊
常爲彼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平賊自負故
用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以便宜行事開府

辟召諸郎署叅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然
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
卿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慄猶
果往速退田州瓦氏及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
經望實稍稍損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
繇上䟽行有所負挾願指凌經而經以大臣自
重出其上文華恚則䟽連劾經謂其才足辦也
特家閩避賊讐故嘍哨縱賊爾而會兵科亦有

言。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已聚兵大破賊
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稱是。兵科言宜
留經。以賊平自効。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
文華既以攘其功。則奏超巡按御史胡宗憲代
天寵。督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
立。憂不在倭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
尚書。而宗憲亦遂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
入寇。圍巡撫阮鶚躡浙地。告急䟽上。尚書趙文

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合兵掩捕。平之。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王直。王直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爲舶主。頗尚信。有盜道。雖夷主亦愛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舶。以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也。宗憲亦徽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降。吾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

能肅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遷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七八歲間。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

動東南。髓膏竭矣。胡松著海圖說曰。始倭之通中國也。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以入。風東北汎。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

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船。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

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

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鯨。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

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猫洋入。金塘蛟門。犯

象山奉化。由東西厨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明犯台州。入桃渚海

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畧壁下。陳錢分艚。

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漁陽山兩頭洞三姑山入螻浦則犯紹

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鳥列。表卒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

徐山入鰲子門。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

褚山薄省城。過馬跡潭或過南沙而入大江。

潭而西。犯太倉而西北。

過茶山入瞭月嘴涉谷。若在大洋而風歛東南

積山而犯瓜儀常鎮。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

也。則犯淮揚登萊。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

越而北則。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

犯登萊。陽趨天津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

此風候不常難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

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

風亦自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

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劫之權。雖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有備者率勝。前此入寇

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者。或附貢船。或因商船而來。其在寇船。率皆貧而惡。且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各專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儀相吞噬。今惟豐後。強。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

貪滅亡。倭蓋無常尊定主矣。

山城君倭王別號也

西南渤泥國

宋 濂

濂承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以渤泥彈丸之地。乃敢抗天威邪。

主大悟。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下主。卽吾之君父。安敢去抗。秩卽折之曰。王旣知爲君父尊。爲臣子者。柰何不亟撒王座而更設香几。寘詔書其上。命王師官屬列拜于庭。秩奉詔立宣。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少紓。造舟事入貢耳。秩曰。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

城。閩婆。西則土番。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卽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瘦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者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宗署來。吏者之言良是。以五月五日成行。閩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又聞歸誠中國。無我閩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

言謂宗署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向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還朝。天兵且多至。雖欲噬臍。悔何及乎。宗署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珮刀。吉具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闍婆誅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

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旣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復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酬地祝曰。願使者早還中國。願亦思麻逸早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

大片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文書其陋鄙不足觀皇太子牋用銀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爲園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縮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胸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黃蠟降真龜筒玳瑁檳榔煮海爲鹽瀝柳醬爲酒無稻麥捕生魚蝦

蠅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醬澄漉膩如粉食之能不饑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無燕饗則封羊豕雞鵝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紀之以昭聖化所被之盛濂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古

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來嘗朝貢。故史籍不載。宋太平興國三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蘆歇遣使弩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賫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日後更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璽書一頒。輒稽首臣順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宣德意。辭令所嘉足。

以敬服其心。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子敬之。字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借。故卒能成功云。

表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爲這幾年。天下不寧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阿沒主的一般。今有皇帝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好

生歡喜。本國地方。是閹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記心。這幾日。全被蘇祿家殺道理。使國將反人。來把房子燒了。百姓每都喫害了。託着。皇帝詔書來的福。廕喜得一家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意土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跟隨着。皇帝根前來的使臣。去見。皇帝。願。皇帝萬萬歲。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

合謨沙表。

皇明經濟文輯卷二十三終



南窗雅玩

